



《醉在士林》：一首跨学科的共鸣曲

魏向东

和刘明慧夫妇演唱，完成了歌曲的录制。只是，张校同再也无法亲耳聆听这首歌曲。程琪说：“我相信他一定能听到，因为这首歌里有他对士林的爱；相信无论他在哪一个时空，都能感知到这份圆满的。”

“云中两棵树”，是张校同与程琪的微信公众号，他们的爱情与创作相生相伴，扎根大地，枝繁叶茂，又满溢着诗情。2024年12月15日，程琪在“云中两棵树”公众号上发布了《醉在士林》。很快，歌曲在抖音、快手、视频号等平台传开，网友们纷纷转发。如今走进大同士林，总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。来自河南安阳的一位游客曾感慨地说：“看着士林的景，听着这样的歌，真是太享受了！”

程琪告诉笔者，张校同一生写了1600多首歌词，大部分是在大同矿务局工作时，用业余时间完成的。那时他常常要写到深夜一两点，书桌前的灯总是亮到很晚。他对作品要求极高，从不敷衍，哪怕一个字不合适，也要反复修改。《醉在士林》这首歌在酝酿构思到完成，用了近一年时间，也是他生命最后时刻还在牵挂的作品，这首歌里有他对艺术的执着，也饱含着他对士林的深情。

歌曲《醉在士林》发布后，大同士林景区总经理田连捷、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苏德辰教授，在山西省企业摄影家协会顾问、中煤平朔集团原工会主席魏向东的陪同下，专程到程琪家中探望。在客厅，田总一行看到墙上张校同的剪纸肖像格外生动醒目。程琪轻声说：“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，挂在这儿，我每天都看到他……”说着，她的声音哽咽了。在聊天中大家得知，张校同祖籍原平，1965年从山西大学艺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，1972年为了和夫人程琪团聚，调到大同矿务局，从此在煤矿扎根，先后任宣教部长、局工会副主席、局文委秘书长。他曾是山西省政协委员、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、山西省音协副主

席，但不管在哪个岗位，他始终没有放下创作。1980年，张校同作词、谷建芬作曲的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风靡全国，这首歌曲旋律明快，歌词充满朝气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优秀音乐教材，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。之后，他又创作了《矿山的女人》，一举荣获煤炭部首届乌金奖。20世纪末，他应央视之邀，用了一个晚上写出《二十年后再相会》的歌词。可以说，张校同创作的每首歌曲都紧扣时代，有青春理想，有矿山风貌，更有家国情怀。

在文学领域，他们伉俪同样出彩，共同创作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《拉骆驼的女人》《隐身者在夏天》、长篇小说《市委书记的遗孀》、报告文学《人间有大同》、散文《一生有约》等200余万字的作品。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，张校同的作品先后荣获170多个国家级、省部级各类奖项，每一份荣誉，都是对他艺术造诣的肯定。

跨界的共鸣

2025年9月中旬，视频号“天木升影像”发布了《云中两棵树 士林一首歌》的短视频，介绍了张校同先生创作《醉在士林》的感人过程。随后，公众号“云中两棵树”补充说明后转发了该视频，很快登上热搜，引发全网的关注与热议。其中，国家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、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苏德辰教授的留言，尤为引人注目。

苏德辰教授在留言中写道：“再普通的事物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悟。大同士林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，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解读若出现天壤之别，本属正常。可若艺术家对大同士林的理解既独到又贴近科学，是否格外神奇？以往，我偏爱与理科背景或户外经历丰富的人交流，因为向他们讲解自然演化过程更轻松。后来才发觉，这种想法太过片面狭隘。接触士林这些年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向他人阐释士林的成因，却始终

对其存有疑惑——整个黄土高原乃至华北地区，水土流失现象极为普遍，为何唯独在石板沟形成了成片的士林？即便将原因归结为地质、地势、气候等条件的综合作用，其实也只是无奈的搪塞。而张校同老师《醉在士林》的歌词，恰恰道出了我的心声与困惑。”

苏德辰结合现实观察补充道：“今年8月刚发生过几次小地震，士林景区的几处小景点遭遇崩塌，几座形态秀美的土柱瞬间改变了模样，且这几次地震的震中恰好位于士林景区附近——这不正是张校同老师歌词中所说的‘地心’之力吗？数万年前乃至数十万、百万年前，大同湖因气候变迁，堆积起不同厚度、密度与颜色的沉积物。士林崖壁上显露的一层层湖相沉积物，正是气候变化的直接产物，其中隐藏的气候密码，在断崖面上展现得最为清晰——这又何尝不是张校同老师笔下‘断崖上有远古的谜底’的真实写照？因此，当我读到张校同老师的歌词，听到这首赞美士林的美妙歌曲时，心中立刻肃然起敬。这份感受，正源自程琪老师所说的‘艺术与科学的碰撞’。”

程琪看到苏德辰教授的留言后，回复道：“仔细读完您的留言，十分感动，也深受启发。其实在创作之初，我们只是从文学艺术的视角去感知‘士林’的独特，并未从科学层面深入理解您所阐述的这些内容。但读过您的留言，再重温歌词，聆听歌曲，仿佛突然打通了一条通道，让自然与心灵、科学与艺术真正融会贯通。我强烈地感受到，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竟如此亲近、如此贴近。是您的科学阐述，为歌词与歌曲赋予了更具象的高度与更深层的内涵。”她还进一步阐释道：“天马行空的文学艺术注重‘感觉’，严谨的科学则更侧重‘实证’，前者多感性表达，后者偏理性分析。但二者并非相互排斥，感性与理性之间其实可以相互转化、递进，甚至存在相通之处。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

律，不正是由苹果落地这一感性观察引发的思考吗？”

苏德辰与程琪的留言互动，不仅是艺术与科学的碰撞，更是二者深度共鸣的生动体现。《醉在士林》是一首超出预期的佳作，展现出跨学科领域间不可思议的“同源”现象。艺术家以感性视角捕捉世界的美好，科学家以理性思维解析自然的规律，二者看似不同，却在这首歌曲中达成了异曲同工的奇妙契合。张校同歌词中的“地心之力”与“远古谜底”，原本是基于艺术想象的诗意表达，却无意中与地质运动、沉积演变的科学事实高度吻合。这种“无意识的契合”并非偶然，而是源于艺术创作中对自然本质的直观把握。正如程琪老师所言，许多科学发现往往始于感性直觉；而艺术的想象，也常常隐含着对客观规律的敏锐感知。歌词中“通往那远古的谜底”“地心无声的呼喊”等意象，既展现了艺术的丰富想象力，又在不经意间触及地质科学的核心问题，成为连接艺术与科学的纽带。这场艺术与科学的交流对话，实则揭示了人类探索世界的本质，最终目标是追寻真理。艺术通过情感与美学表达宇宙的宏大与深邃，科学通过逻辑与实证揭示自然的运行规律，二者看似路径不同，却在终极目标上异曲同工，殊途同归。正如苏德辰教授所说，艺术与科学的碰撞让人“肃然起敬”，正是因为这种碰撞触及了认知层面的深层统一性。歌词中“亿万年鬼斧神工，雕刻出彩色的诡异”，与苏德辰所述“大同湖沉积物形成过程”高度呼应。艺术家笔下的感性表达，暗合了科学家对“沉积物颜色与气候关系”的理性分析——不同颜色的沉积物，恰恰代表了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沉积状态；而断崖上“远古的谜底”，更直接对应了士林断崖面中隐藏的气候变化密码。这种跨越学科的共鸣，清晰地展现出艺术与科学在探索真理时的“同源性”。

秋 收

林兴明

秋收时节，我也帮爹娘收拾一些颗粒
拾掇一些柴草，力所能及的劳动
也能试试身子骨软硬
田野里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
鸟儿叽叽喳喳，蝴蝶慢腾腾地飞起
那些细小的快乐，无意中闯入诗里

几袋谷子，从碾谷场往家的方向搬动
爹是轮子，娘也是轮子
那条被碾实的小径

从谷垛旁抽出身子
让黄昏拍了张照

爹娘简朴的日子
是一个幸福的盒子
秋收，他们把疲惫悄悄地藏起来
而把果子
用蛇皮袋装给我们兄弟姊妹
蛇皮袋里还有鸟鸣、花香
我幸福地将它们取出来

塞北多英烈 丹心照古城

刘振华

白登旧地，北魏新府。三山鼎柱，四水环都①。揽大佛而接蒙晋，控雁门以牧百族。物华天宝，曾凝九龙为一壁；人杰地灵，襟连云冈之悠悠。恒山形胜，平城峻立。御河融夷夏之交，明堂续汉魏之盛。星火初擎，而今已期颐之寿；时为己巳，赤旗漫塞北新城。 遑遑百年，哀我神州暗弱。潮涌云中，还看铁路劳工！油灯黄卷，立誓方家庭院②，斧头镰刀，足证七子丹心③。朔风猎猎，忍看黔首饥溺？寒铁森森，难平冲天之怒。索薪逐霸，工农携手，赤铁丹心，鼓舞万众。虽坚韧难夺志，逞英烈以扶风，临刀枪而未惧，立支部于云中。 嗟乎！感我先烈，行大义，死生不遁，聚万民，日月同昭。丹青详载壮士之鸿愿，华章尽写诸君之义举。看今时，一轴双城，起七桥横贯于东西；行正道，襟怀万里，建三城④疏通之南北。众缘和，天下公，四海乐，九州同。诸君

莫道高寒苦，要做塞上第一城！
注釋：
①大同西北东三面环山，市内主要河流有桑干河、御河、十里河、唐河。
②1925年8月，中共大同铁路工人支部成立，地址位于大同市铁路站东街府安巷内的方家大院，现北辰花园小区。
③由杨凤楼任书记的中共大同铁路工人支部1925年8月成立时有党员7名。
④大同市正致力于建设能源之城、算力之城、文化之城。
(作者单位：市委政研室党建办公室)



晚霞芦影

张成林摄

从人工捡矸到重液洗选

管芙蓉

体情况。比如，煤中含矸来自放顶工序，当顶板塌落时矸入刮板运输机的矸石，一般都是特块，就必须采用特块捡矸。同理，如果是工作面的伪顶随着采煤机割煤落入刮板输送机，多半是大块，就必须采用大块捡矸。其二，煤炭分级，使用快速振动筛或快速摇动筛把煤炭按照块度大小分成不同的品种。其中，块度等于或大于100毫米的，称为特块，等于或大于50毫米的称为大块，等于或大于25毫米的称为中块，等于或大于13毫米的称为小块，粒度小于13毫米的，称为粉煤。不过，因为那时国内煤炭市场上小块煤没有销路，所以，实际上煤炭的品种只有特块、大块、中块、混煤四个。其

三，煤炭贮存，一般选煤楼都要根据矿井日产量设计和建造贮煤仓，把煤炭按品种和数量分别贮存，铁路部门送来火车皮即可集中快速装车。

1967—1978年，各矿薄煤层开采比重逐渐增大，煤层中的夹石、伪顶逐渐多了起来，煤炭灰分、含矸率指标经常超标，有时块煤夹杂着石块，港口煤质管理人员把石块拍照寄到局煤质处，大同矿务局领导非常重视，一方面责成专人立即前往解决煤里混入石块问题，一方面采取严格措施加强选煤楼捡矸。可是，按照当时的选煤楼设计，只能靠人工用手捡，并增加捡矸皮带，降低皮带运行速度，便于人工操作。由于捡矸

皮带速度不能过低，否则影响产量，所以捡矸皮带的速度都是0.35米/秒左右。就是这样的速度，工人的眼睛紧盯着皮带上的煤和石头，时间长了也会头晕眼花，既不安全，捡矸效果也不佳。所以局领导痛下决心，正在设计或施工中的燕子山、四台、马脊梁新井、塔山、同忻以及后来上马的千万吨级大型矿井，全部配套建设生产能力与煤炭产量相等的洗煤厂，从根本上解决煤炭外在灰分和含矸的问题。

洗煤的原理很简单，调制一种液体，其比重大于煤小于石头，俗称重液。当煤和石头的混合物被投入重液

时，煤漂浮在重液的表面，矸石沉没在重液的底部，当输送机运转时，煤被分流到溜煤槽，石头被分流到溜矸槽，这样，煤和石头分开，实现了重液选煤。至于煤炭分级，还必须在洗煤厂增加快速振动筛或快速摇动筛，进行筛分。重液的配制，就是在水中加入磁铁矿粉，一边搅匀，一边做分选试验，达到较好的洗选效果为宜。由于重液选煤能把煤炭中的外在灰分和含矸彻底清除，所以称为“煤炭精选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洗精煤的价格要比原煤高10%~20%，效益非常可观。

（《大同工业史》编纂办公室供稿，欢迎社会各界赐稿，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：pcsy22@163.com）

